

皇清經解續編卷百五十九

南菁書院

晚書訂疑三

上元程廷祚啟生著

雜論晚書二十五篇

昔漢武之世民間於伏生二十八篇之外復得泰誓獻之博士傳以教人其辭淺鄙非古書也東漢馬融起而疑之曰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趙岐注孟子亦云今之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觀於二子之論則書之見疑於世者豈無故乎攷晚出之書自左傳國語以及先秦諸子所引注家指爲逸書者悉皆攬摭囊括罔有或遺此蓋懲馬氏之譏太誓而欲以此必天下之信從也然吾於此獨有疑焉夫書有百篇除

伏孔所得其逸者尙四十二篇今書傳所引皆在二十五篇而無在四十二篇者何也且先秦以前書傳不存者多矣何以引二十五篇者則皆存而不引者則皆亡也虞夏商之書書傳所引者多猶能宏深周書自旅獒以後書傳所引者少卽不能宏深書篇之長短係乎引用之多寡又何也然則晚書以采集補綴爲功而投人以瑕卽在於是將謂季長復生能俯首而無疑乎夫以千古之遺文墜語而能組織爲篇各成體製此非殫見洽聞豐文贍辭之士固有所不逮也是以出最晚而行最橫觀其一篇之中嘉言讜論層見疊出令讀者歡欣鼓舞而忘倦視伏書反若過之然筋弛脈緩外有餘而內不足無上古渾噩淳樸之風質之不可爲真有灼然者

至創造之時代與其人茫無可攷竊嘗思之蓋昔之儒者閔
尙書之殘缺而補亡擬作未嘗自以爲古文之晚出也何則
彼誠欲僞安國之書豈不知十六篇之說昭昭載於史漢而
爲此二十五篇哉數之不符正以明其非僞乃無識者妄以
編入尙書作序作傳託之安國至於情見勢詘而緣飾彌縫
無所不用其極此皆非曩之補擬者所能逆覩也嗚呼陋儒
之害可勝道哉運回數極宜有變更今於攬撫書傳諸語略
加指明如左云

大禹謨

萬國咸甯

周易

晚書采集傳記引書之外亦多用古籍成語以屬文此類是

也

舍己從人

孟子

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

莊子天道篇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

呂氏春秋論大篇

書曰去邪勿疑任賢勿貳

戰國趙策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

左傳文公七年下同

案古夏書止此四句卻缺引之恐趙宣子不知九歌之義故

解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九功之說又不可不

明故云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

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若今禹謨即古夏書則卻缺何不直引

其文而費辭如此也楚詞云啟九辨與九歌王逸注九辨九

歌禹樂也禹平水土以有天下啟承先志續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可次序而可歌也觀此則九歌作於夏有天下以後非禹所當告舜者矣

夏書曰地平天成

僖公二十四年家語五帝德作天平地成

帝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

竹書紀年

孟子曰堯老而舜攝史記謂堯得舜二十年而老

時堯年已屆百齡以

外下距殂落八載

後儒以爲徵庸之後卽命攝政非也唐虞皆嘗薦

人於天而事有緩急堯戒洪水之災先欲避位自責故得舜而卽薦之舜值水土旣平之後天下無事故三十三載而後薦禹孟子曰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是也且堯之薦舜卽欲授以天位舜之薦禹則欲以待異日史記云舜薦禹于天爲

嗣是也故二帝皆不得以求攝爲言而經傳更不云舜令禹
攝惟竹書紀年有命夏后總師之文而僞傳始指爲攝案紀
年出晚書前二百餘年晉書稱所載自夏以來則以前皆其
本書所無而爲造晚書者之所增竄以自爲地可無疑也至
耄期等字旣出後世而倦勤尤非聖人之語

夏書曰皋陶邁種德

左傳莊公八年下同

下文德乃降乃左傳之語晚書誤以爲夏書耳疏證辨之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

功

襄公二十一年

此虞夏大臣納誨於天子之辭故其言丁寧諄復而不厭也
念者存心之謂上茲以時言下茲以地言念茲之時固在於

茲釋茲之時亦在於茲名言允出出身加民皆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心存而天下之理得可久可大之德業成矣帝舜之歌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卽此意誠千聖百王相傳之要典也古書散亡猶幸存於傳記乃晚書不知其解而以爲贊美皋陶之語遂使日月之光淪入漆城千載不可復覩豈非聖道之厄會哉可爲嘆息痛恨者矣

晚書舍此而取荀子精一之說以爲道要夫精一非不美也然老莊之流亦皆用之求內外動靜無時無地而不爲道之所存學之所在未有如古夏書之數言者也後之學者其審諸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襄公二十六年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荀子大略篇

書曰澤水警余

孟子

夏書曰成允成功

左傳襄公五年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

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

荀子君子篇

天之厯數在爾躬

論語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荀子解蔽篇

案精一二字亦見荀子是篇曰知者擇一而壹焉又曰精于

道者也又曰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合而觀之則

晚書所取不出於此可知矣使當日有禹謨之十六字豈不
便於徵引荀子何獨舍之而有取於道經邪

允執其中

論語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荀子正名篇

夏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

周語內史過引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

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尚同篇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

左傳哀公十七年下同

杜氏解云不斥言所卜以令龜

與昭公十二年枚筮解同

晚書正襲左氏

此語孔傳訓爲厯卜則必以枚作个个字經傳所有而以枚

作个恐上世未必卽有此解也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哀公十年

卜不襲吉

哀公十年

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竹書紀年下同

舜薦禹而不命攝愚之說如前矣使禹不攝而無告廟受命之事則已若其有之亦當不異於舜何則舜之繼堯禹之繼舜其義與世及同舜嗣位卽別立其親廟而無毀堯祖廟之理則禹之受命仍當於文祖之廟無疑也今日神宗其卽文祖乎抑舜別立之廟乎以別立之廟命禹則舜無以對堯若卽文祖則廟之更名復何義也爲此以增竄紀年而不顧其有所不受何邪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

禹誓曰濟濟有眾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

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墨子兼愛篇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孟子下同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

道也乃修政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韓非子五蠹篇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

淮南子繆稱篇

舜之時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

教焉而有苗氏請服

說苑君道篇與韓非子略同

案三苗無道唐虞經理之者不一而足攷之伏書其本末可

得而言也堯典竄三苗于三危蓋在洪水未發之時禹貢曰

三危既宅三苗不敘此指已竄之苗君也苗君既盡族以遷而本國則必使其習俗者治之其後怙惡不已故至舜之末年復爲分別善惡而去留之皋陶謨之苗頑弗卽工堯典末之分北三苗此指三苗之在其本國者也周書呂刑首言苗民淫刑以取誅絕蓋兼遷竄分北之苗而言合觀諸篇未見舜禹之征苗晚書直據墨子而爲書然墨子所引謂之禹誓或禹受禪後有苗復作亂而往征之則未可知要不得以爲舜世之事也夫王者之師未有不料敵慮勝而可輕用民命者也今不能預知苗民之逆命而挫天威於絕遠不惟無以號令天下又何以謝吾民乎至於引過以退而乃講求文德抑何見之晚也且苗民誠使干羽可格則亦不能逆命而

前此可無三危之竄矣孰意典謨之間而突有此迂誕之書
耶

又案史記舜禹本紀並不言征苗漢書刑法志上自黃帝涿
鹿下至后啟甘扈厯述五代之用兵亦不及之尙書之外此
皆確證也韓非子說苑所言猶與伏書舜禹相答之意不遠
益覺晚書前誣紀年之非

典以記事謨以記言此虞書之體也斯篇以謨名乃載及受
禪征苗諸大事與皋陶謨之體殊不類況其中復多可疑者
而何以爲古文

道德二字德字最古唐虞而前卽有之道字後起且在春秋
以上亦無道理道法之解觀三百篇但作道說道路之道可

見其在伏生之書惟洪範篇中有云遵王之道亦道路之道也卽書傳所引諸逸篇亦莫不皆然孔子而前如周易爻詞中復自道反復其道諸道字乃指其所由而言亦非道理道法之道也惟周禮中有以道得民以爲道本語周禮多可疑斯亦在內要之道指理言斷自春秋之後至於道德竝稱尤屬後起而天道二字更不常見詩書言天命在在皆是未有言天道者晚書極多道字俱作道理道法解而大禹謨且道德竝稱又有天道之說他篇亦多有之愚向攷道德二字之先後而有見於此因附識之

五子之歌

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

竹書紀年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左傳襄公四年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周語單襄公引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左傳成公十六年

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晉語知伯國引

懔懔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家語致思篇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馬

說苑作懔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

滅而亡

左傳哀公六年

關石和均王府則有

周語單穆公引

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慎厥德天命焉葆

墨子非命篇

五章之歌錯雜不倫無以見其必爲太康而作如一章之怨

豈在明不見是圖與四章之關石和均王府則有

國語韋昭注關石和

均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諸語謂之直切時事可乎於時
民信者此歌用之於義何取

后羿有窺竊神器之心太康之敗在不能修君道以自振而
反授之以隙作歌者但言馭民而不言馭臣若爲奸賊諱者
豈得事情者哉追而擬之固宜有未當矣

惟彼陶唐一章杜預注左傳以爲作於夏桀時今直錄之而
刪帥彼天常一語亦於太康之事不合

案總德疑亦古書篇名序闕

允征

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

竹書紀年

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下同

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

春於是乎有之

襄公十四年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昭公十七年

案伐鼓用幣以救日食魯太史告季平子者乃謂正陽之月夏之四月今孟夏也此與紀年所記不同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

荀子君道篇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吳公子光語

此篇之作以古序紀年爲根據而不得當時用師之由故卽所集古書數語已不可謂之切當而火炎崑岡以下藻采繽紛直與魏晉閒檄文無異上視甘誓簡嚴厚重大有霄壤之別且渠魁脅從何所指斥舊染污俗全無實證於古序立言之處亦有未合